

曾国藩通鉴

一部全面总结曾国藩一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历程的金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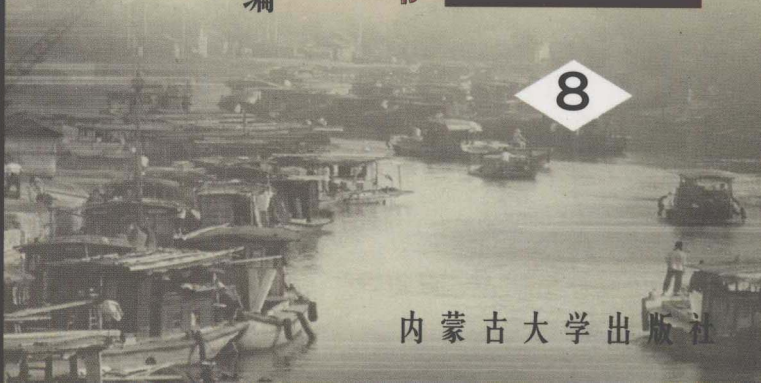
唐河
主编

8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初一日
月盈則
未圓之白
君子自
知道自
中則
全開月
戰兢
得大勝
雲集
恐懼
或當
志得
於
下
懷
陽
將
所



曾国藩通鉴

唐 河 主编

第 八 卷

曾国藩轶闻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目 录

曾国藩轶闻

生平事略	(3)
出身经历	(3)
最怕鸡毛	(4)
曾国藩的母亲	(5)
父传遗训与改葬“风水宝地”	(8)
习惯早起	(17)
官衔太多	(17)
“坐,请坐,请上坐”	(17)
“恕你无罪”	(18)
报捷者说	(18)
曾家饭难吃	(19)
曾屠胡子	(19)
预制挽联	(20)
扶乩奇迹	(20)
修明政治	(22)
广揽人才	(23)

知人善任	(24)
忠君克己	(26)
立身处世	(28)
学问行谊	(31)
效法标准人物	(35)
急流勇退	(36)
东山再起	(37)
功勋盖世	(39)
忧谗畏讥	(41)
撤密告箱	(43)
四度自杀未果	(44)
剿捻蹭蹬	(46)
曾国藩封王事	(47)
倚天照海,流水高山	(49)
天子预开麟阁待	(51)
我公其有意乎?	(53)
服公胜算在从容	(54)
误了中国现代化	(56)
历史的遗憾	(58)
革新政风名论	(59)
甄识人物于微	(61)
曾国藩自杀及被谋拥为帝故事	(64)

曾国藩之诚意慎独工夫	(69)
曾国藩的修养工夫	(71)
曾国藩进德修业的“悔”与“硬”	(76)
曾氏祖孙,何氏兄弟	(116)
作字用笔,贵有气势	(118)
作字换笔,间架墨色	(119)
作字宜求敏捷圆匀	(122)
师法前贤,困知勉行	(122)
休闲生活	(125)
保持幽默	(125)
一团春意	(126)
戒 烟	(127)
为淮军将领看相	(128)
终身给围棋围困	(132)
纳妾事传说纷纭	(136)
甄识人物	(139)
相人有术	(140)
书激郭意城	(142)
曾国藩之“挺经”	(144)
“让他戴上眼镜,看个是非曲直”	(146)
湘军掌故	(152)
从两条巨蟒说起	(152)

八字太坏婚姻多阻	(154)
岳麓书院的风水	(155)
立誓不发财	(156)
批评朝政	(157)
关老爷显圣	(158)
铜官潭水怅悠悠	(160)
十年黑官	(162)
退此一步,便无死所	(163)
此处所尚,惟一诚字	(164)
参劾幕友	(165)
作战不忘读书	(166)
湘军造反运动	(166)
自强运动	(168)
天津教案	(168)
夜游秦淮河	(169)
其它	(171)
曾国藩与李秀成	(171)
李秀成之死与曾国藩	(173)
曾国藩与慈禧太后几段对话	(184)
曾国藩名联	(191)

关于曾国藩著作序言选编

《求阙斋随笔》序言	(195)
《曾国藩传》引子	(198)
《曾国藩演义》序言	(209)
《晚清巨人传·曾国藩》序言	(216)
《曾国藩之谜》序言	(218)
《曾国藩传》引子	(220)
《曾国藩评传》序言	(225)
《曾国藩教子书》序言	(228)
《曾国藩和他的幕僚》序章	(234)
《不朽的家书：曾国藩书信选粹》代序	(271)
《曾国藩家书》重印序言	(275)
《曾国藩传》引子	(282)
《曾国藩家书文白对照全译》序言	(295)
《曾国藩：忠毅人生》序言	(306)
《曾国藩：人生苦语》序言	(319)
《足本曾文正公全集》序	(336)
《曾文正公家书白话分类》序言	(346)
《曾国藩家教精粹》出版说明	(349)

《曾国藩家教精粹》附录	(351)
《道是无情却有情：曾国藩家书》序言	(359)
《曾国藩未刊信稿》编辑说明	(362)
《曾国藩精选十八家诗》序言	(366)
《汉奸刽子手曾国藩之一生》出版者的话	(373)
《曾国藩评传》导言	(374)
《曾国藩嘉言录》序言	(382)
《曾国藩幕府研究》绪论	(384)
《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出版说明	(402)
《曾文正公著述八种》序	(405)
《曾国藩》结束语	(413)
《曾文正公全集》凡例	(415)
《曾国藩思想简论》	(418)
《曾国藩教子书》编者序言	(421)

曾 國 藩
軼 聞

生平事略

出身经历

曾国藩字涤生，号伯涵，湖南湘乡人，生于清仁宗嘉庆十六年，卒于穆宗同治十一年，享寿 61 岁。

考曾公年谱载：公九岁读毕五经，10 岁擅文，23 岁入县学，肄业长沙岳麓书院，试辄第一，文名噪甚，道光十八年戊戌进士，改翰林庶吉士散馆，授检讨，宣宗（道光庙号）亲试，列二等第一，升授翰林院侍讲，至 27 年再试，名列前茅，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名位渐显，时公始 37 岁，可谓显达。

是时宣宗锐意求治，思得贤才，尝询倭仁（蒙古正红旗人，道光已年进士，累官文华殿大学士，太子太保），拟在朝臣中简拔一二新进，倭举曾公以对，宣宗询其才具，倭极称公之性行笃实，尤能遇事留心，宣宗颌之，越数日，有旨召对，公入内监导之委曲达一小室曰：“上命在此少候。”久之，内监复至，传谕：“今日无暇，俟另旨再覲。”公归寓处，倭问其状，公具告，倭诧曰：一晌日召对无不见

者”，因详询适至何地，室内所见为何？公但粗记梗概，且言万局促恐驾至，不敢凝睇，故未详悉。倭沉思者久之，乃求素识之内监，出二百金为赠，令将侯见之小室万位，并室内几榻书画，题箴悉具录。公自省阅之，余无他异，惟壁上所悬墨迹四帧，为高宗（乾隆）手书训诰，皆有关治道者，倭喜曰：“上所求在此矣。”录稿令公持还熟读之，他日奉召复入，宣宗所询者，果皆壁上语也，公是以条对具悉，及出，宣宗语倭曰：“曾国藩遇事留心，果如汝言。”此事未见其他著录，但曾公年谱载，公于道光二十二年至二十九之间，上叠次召见，如上述非虚，则信此事即在此召见数年间事也。

公官礼部侍郎时，丁忧归，会太平军起，在籍督办团练遂编乡勇，后名湘军，兵力雄厚，威声大震，连克沿江各省，对一等毅勇侯，一时名士，多居于其幕府，各以军功升擢，以大学士任两江总督，卒于官，谥文正公。

（选自幕卓山人《曾文正公生平事略》）

最怕鸡毛

公出生后，遍身癞皮鳞癣，手不停搔，越搔越痒，越痒越搔，每日晨起，床褥垫席，癣皮成堆，因此民间传说，公为巨蟒转世，或云公之老家后园，有古树一株，盘根错节，树神是一条巨蟒，癣如鳞叠，狂风暴雨之夜，尝盘踞于公之榻侧，但最怕鸡毛，当时军中，每逢战事紧张，必用鸡毛

令箭，传达命令，曾公每见鸡毛令箭，不敢亲拆，拆则全身战栗，故往往交由幕僚代拆呈阅。

公同治十一年逝世前三月（公元 1871 年）曾至上海阅兵，阅兵台上，设备完全，侍卫必先行检查，忽见公之座位，置有鸡毛扫帚，大为惊骇，立令取去，此事在《随园随笔》载有，云：“焚鸡毛，修蛇巨蟒，闻气即死，蛟蜃之类，亦畏此气。”因此稗官野史载，曾公之死，与鸡毛有关，公之姻亲郭阶（慕除）道台，曾语人曰：曾公是巨蟒转世，畏鸡毛是事实也。

（选自慕卓山人《曾文正公生平事略》）

曾国藩的母亲

曾国藩的母亲江氏，系湘乡兴让八都道常恬江沛霖之女。生于乾隆五十年乙巳（1785）十一月初三日申时，乳名“怜妹子”。出嫁后，因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排行第四，故年轻时俗呼麟四嫂，后称江夫人、江太夫人。

关于江氏的出生，在道常恬至今还流传着一则轶闻。据说江氏祖先在仙人山有一块葬地。地仙说，此仙乃处女，谁葬此地，九代要“洗女”，不然只发女家，不会发男家。曾国藩的母亲江氏出生后，江沛霖便将她偷偷地丢到床底下，想让她冻死。但到午夜去看，女婴仍然活着。江沛霖又搬起一块石磨去压，女孩却“哇”的一声哭叫起来，江沛霖心一惊，双手已软，石磨掉到地上，打伤了自己的

脚。江沛霖说：“可怜，可怜，罪过在我，你不该死呀！”曾国藩的外婆嫁到江家后，这还是生头胎，也舍不得这个亲骨肉，便急忙将冻得半死的孩子抱进怀里。很快，女儿苏醒过来了。家里的人又喜又忧，喜的是女孩命长，不该死；忧的是江家将来会不会兴旺发达。因为女孩冻了大半夜，大家都可怜她，就叫她“怜妹子”（后改为玲）。

虽然这纯属传闻，但也有可信之处。《湘乡江氏族谱》记载，江氏原籍江西，迁湘的第12传祖江嘉爵，生于明天启六年（1626），歿于清康熙十四年（1675），葬湘乡二十都上山田冲仙人山的“仙女袒肤”。江嘉爵至江沛霖共6代，繁衍了28个男孩，却无一个女孩。这不可能是一个女孩都未生，只能是生下来后都“洗”了。说来也怪，尽管江氏祖辈6代以来生的都是男孩，却没有一个为官出名的，唯独江氏嫁到曾家后，曾家真的人兴财旺了。故江族至今尚有人说，曾国藩家的兴盛皆由于江氏祖先葬的这处“仙女袒肤”地。为此江家曾有人赌气说：“我们的江氏祖先不发江家发曾家，要把他挖了。”

年幼的江氏，长得容貌秀丽，无脂粉习气。几岁时就学会了纺花、加麻线，养成了勤劳、节俭的好习惯。至十多岁时，烧茶煮饭，喂猪种菜样样都能干。她没有正式进过学堂，却认识很多字，能看一般的书信。那时，曾国藩的祖父曾星冈常跑湘乡、湘潭，道常恬下瓦屋正是荷叶大界通往湘乡、湘潭的必经之路。曾国藩的祖父路过此地时，总要进屋歇歇脚。有一次，曾星冈携着曾麟书去湘乡，回来时还曾在江家住过一晚。因此，曾、江两家早有交情。曾

星冈很喜欢江家这个女孩，年幼时还逗她喊过“家爷”；江沛霖也喜欢曾家这个儿子，只是曾麟书比自己女儿年小5岁，才不好早提这门亲事。嘉庆十一年(1806)，曾麟书已16岁了，江家才请人做媒，曾家一口答应，当年就发了庚书，十三年(1808)正式完婚。

当时，曾家经济尚不宽裕，江氏与曾国藩的父亲成婚后，谨守曾家家训，操持家务更加克勤克俭，家庭也渐渐兴旺起来了。特别是江氏贤惠，侍奉阿公、阿婆十分殷勤。即使是阿公晚年卧床三年，屎尿都拉在身上，她与丈夫日夜轮流守护在床边，也毫无怨言。所以曾国藩赞言：曾太夫人“来到曾门，事舅姑四十余年，造次必躬，在视必恪，宾祭之仪，百方检饬。”江氏自嫁入曾门后，共生有五男四女，“尺布寸缕，皆一手拮据”。曾国藩的父亲常以“人众家贫为虑”，而江氏总是用“好作自强之言”相劝，或以“谐语以解劬苦”。她常对丈夫说：“吾家子女虽多，但某业读，某业耕，某业工贾。吾劳于内，诸子劳于外，岂忧贫哉？”

正是由于江氏最乐“劳于内”，其丈夫与诸子也都善“劳于外”，曾家才更趋兴旺发达。至道光年间，虽然其儿曾国藩以进士翰林，七迁而为礼部侍郎，江氏在家始终保持勤俭本色，为5个儿媳和4个女儿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咸丰二年(1852)四月二十五日，即曾国藩钦充主考同一天，江氏歿于荷叶梁江黄金堂，享年69岁。

(选自史林《曾国藩和他的幕僚》)

父传遗训与改葬“风水宝地”

曾麟书，字竹亭，排名毓济，是曾星冈的长子。他生于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死于咸丰七年（1857年），原葬湘乡荷塘二十四都蛤背周壁冲（今双峰荷叶乡），后改葬于湘乡二十九都台洲道士峡（今双峰石牛乡）。因曾国藩兄弟扶持清廷有功，诸封为光禄大夫，诰赠为建威将军、武英殿大学士，一等毅勇侯、一等威毅伯等。

曾麟书自幼受到其父曾星冈的严格家训，指望他读书以猎取功名，“穷年磨厉，期于有成”。但他天资愚钝，“平生劬劳于学，课徒传业者盖二十有余年”，考过16次童试，都是名落孙山，直至43岁那年，“始得补县学生员”，仅比他的长子曾国藩早一年入县学。因此，他常常受到父亲的责骂：“往往稠人广坐，壮声呵斥。”但曾麟书对于父亲的指斥，总是默默承受，“起敬起孝，屏气负墙，踧踖徐进，愉色如初”。他自知才短，无望跻身仕途的更高阶梯，遂“发愤教督诸子”，将光大门第的希望寄托在曾国藩兄弟的身上。

曾麟书很重视对其子弟的基础教育，并且督课非常耐心细致。他常对曾国藩等人说：“吾固钝拙，训告尔辈钝者，不以为烦苦也。”曾国藩兄弟5人，从小就在其父的严格训导之下刻苦读书，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家学根底。据曾国藩回忆说，他自8岁起就在父亲执教的家塾里读书，直

至 20 岁那年才离开家乡，到衡阳唐氏家塾去求学，儿时父亲循循诱教的情景，他无时不铭记在心。正如他所言：“国藩愚陋。自 8 岁侍府君于家塾，晨夕讲授，指画耳提，下达则再诏之，已而三复之；或携诸途，呼诸枕，重叩其所宿惑者，必通彻乃已。其视他学僮亦然。其后教诸少子亦然。”

曾麟书还反复告诫其子弟，给他们讲读书是为了光大曾家门第，是为了尽忠报国，是为了做一个明理君子的道理。他认为，读书要有收获，有长进，首先贵在于立志，贵在于有恒。他说：“有志进取，亦是圣贤”；如果能有志，就能读好书，就能做到“代圣贤之言，孝弟之心，仁义之理，皆能透彻”。他特别嘱咐曾国藩等人，只管专心读书，其他事情一概不要去考虑。他曾分别给应考的曾国藩、曾国荃、曾国华去信，要他们“临切揣摩墨卷，一心读书，切莫分心外务”。因为心志不专则业不精，“心驰于外，则业荒于内。此不可不知所戒也”。他甚至要求已在京作官的曾国藩，祖父去世后不必回归，家中一切不必挂牵，“嗣后尔写信，只教诸弟读书而已，不必别有议论也。”而对于子弟们在学业上的每一个进步，每一点收获，他总是因势利导，给予鼓励。如曾国荃在其兄曾国华的帮助下文章大有进步，他便立即写信对长子曾国藩说：“读者专斋发愤，教者亦善于引导，可谓兄友弟恭，相与有成。”只要曾国藩兄弟专心于学，并且学有长进，他总是为他们多方创造条件，从不吝惜钱财。在当时，曾麟书兄弟俩儿虽继承了父亲曾星冈艰苦创业得来的较为富裕的家产，但他要负担